

翡翠色的梦

瑞士 赵淑侠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$\frac{1}{2}$ ·6 $\frac{3}{8}$ ·114 000

1988年9月 第1版

1988年9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69-3/I·39

定价：1.90元

作品简介

赵淑侠，原籍黑龙江省，生于北京，现居瑞士，从事专业写作，已出版长、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十数种，曾获台湾文艺写作协会小说创作奖，1982年列名英国剑桥版《世界妇女名人录》，1985年7月被欧洲最具学术地位的中华文化研究机构欧华学会推选为副会长。

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所创作的20多篇散文、游记、杂谈、随笔的结集。作者用深沉、亲切的笔触，在书中描写生命的神秘、梦幻的玄妙、人类集体的精神、音乐家的心灵、女性的力量、现代社会的问题、文学创作观点、对亡友的哀思。游记中，作者特别描写了在大陆及其他国家旅游中的见闻等等。全书蕴含了作者对爱的信念和对生的渴求，字里行间，更倾注了对祖国的深切感情。作者创作构思洒脱而不失布局严谨，意境深微淡远，语言明洁自然，富于音韵的美。

目 录

翡翠色的梦.....	1
湖水里的雪山.....	7
故乡一日.....	30
音乐家的心灵.....	35
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.....	43
艺术家的生命.....	49
纽约之行.....	55
倦游归来.....	75
到自己心里去找.....	83
谈幸福.....	87
生与死.....	91
我爱生命.....	99
谈狗.....	109
谈时间.....	121

文艺创作没有性别·····	127
剑河之雨·····	131
读书经验谈·····	143
闲话读书·····	146
书房天地大·····	149
从嘉陵江到塞纳河·····	159
读者与作者·····	176
高山假期·····	185
我看新加坡·····	201

翡翠色的梦

我曾经有过一个梦，梦见我走在一片无垠的绿色里，两旁的树林是绿色，枝梢的翠鸟是绿色，脚下的丝绒一般的草地是绿色，前面一弯小溪，正潺潺流着的水也是绿色，头顶清澈的天空，也因受了感染，在淡淡的湛蓝中泛着一抹隐约的绿。

那是一个恬静得、和平得、沁爽得、绿得如翡翠般的梦。在那梦里，我没有一点惧怕，没有一点忧虑，我放心地走着，穿过树林，越过小溪，望着蓝里透绿的天空，漫步于看不到边际的草原。我的心里装满了绿色的希望……梦醒了，我睁开眼睛，纱窗上晃动着绿色的波痕，知了儿送来意气高昂的啸唱，空气里飘散着夏日的暖烘烘。世界果然跟梦境一样地娟好，果然有翡翠般的清隽安宁。

那个梦已过去许多年，是属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候的。那时的我，被父母的爱呵护着，被无忧的岁月娇宠着，在我童稚的眼光里，世界充满着希望的亮丽，在我的心扉中，人间没

有仇恨，没有愁苦，没有破碎。梦里、现实里，总是一片谐和透剔的绿，一片如无垠的绿野般的无穷远景。我所知道的人间，染着可爱的翡翠色。

绿，代表着什么？翡翠代表着什么？梦又代表着什么？

人说：绿，象征着希望，翡翠冷艳而坚贞，梦吗？是随着人的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一个怪东西，世间亿万人口，很难找到个从来无梦的。不管上智下愚，老幼男女，哪个行道哪条路数上的，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梦，都有做梦的权力和经验。

人睡着了会做梦，醒着也照样做梦，睡中的梦不能控制，据云多半来自日间所思所见，事实上日有所思亦未见得便夜有所梦，往往想梦个怀念中的人，偏偏是大觉睡了几百场，仍然“魂魄不曾来入梦”。

醒着做梦，常被讥为空想、胡想，或者干脆就叫白日梦。然而并非所有的空想都是白日梦，凡是希望的、企盼的、向往而还未成为事实的，都可说是梦，也可说是期望、是梦想、幻想，甚至是理想。

我常想，如果这个人间没有歌、没有画、没有花、没有鸟、没有山川河流和日月光华，该是多么的阴暗恐怖，如果人没有梦，或有梦而无色彩，只是灰苍苍白茫茫的一片，那该又是

多么的贫乏干枯？上天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玄妙的世界，又给我们做梦的能力和权力，使我们知道过了今天还有明天，过了明天还有一个明天，还有另一个明天，再一个明天。为了那些将要来到的、仿佛无穷尽的明天，我们怀着憧憬的情怀绘画着梦。梦带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寻不到的空灵虚玄之美，也让我们看到永远有希望在前面招手。梦点缀了人生，也诗化了人生。

我爱人生，我也爱梦，更爱这美丽玄妙的世界，愿这世界上的人都能拥有自己所爱的梦。当然，我知道这是很难的，多少残酷的现实，碾破了人的心，也碾碎了人的梦。当我走出那个种满了好花绿树的院落，进入尘埃滚滚的人寰，年龄随着岁月增长，天地便渐渐地呈现出另一副面貌。我看到刺刀的闪光，看到饥饿和死亡，看到弱肉强食，看到炸弹投下后的血肉横飞，看到被战争蹂躏过的、焦黑的土地里埋藏着血和泪。

于是，我清醒了，我的梦也变色了，她不再是安详宁宜、绿得滴得出水来的翡翠色了，她变成了有厮杀、有仇恨、有死亡、有强权的丑陋的梦。和平与宽容，真纯与洁净已回到洪荒以前的幻觉世界，跟真实离得太遥远。于是，我失去了那个翡翠色的梦。

那个失去的梦是好的，是美的，是我一直

怀念的。

我一直为失去那个梦而悲哀，认为这个充满了欲念、凶恶、权势、猜忌，工业污染的地球，已不再供给生存在他怀抱里的人们翡翠色的梦了。

今天的我做的是什么梦？我梦到的是染污了的海水，病坏了的树林，被高楼挤没了的草原，被烟雾弥漫着的天空，被物欲玩弄得疲惫了的人，也梦到战争、流血、自相残杀和迫害异己。我有五颜六色的梦，唯独失去了那个洋溢着样和谐美的翡翠色的梦。

我悲哀着，深深地悲哀着，为失去的梦而悲哀。

有人说：生活在进步，科学发达得日新月异，现代人要追求花团锦簇、缤纷多彩的梦，谁还需要那带着原始颜色的翡翠色的梦？

我则说：世界在进步，科学发达得日新月异，但是人们喜爱自然，崇尚仁慈和平的禀性在减退。聪明的人类正用自己的手在毁灭自己。

有天和友人去瑞士乡间，行经山谷，越过一个深渊上的高桥，举目四望，见不尽的苍翠环绕，起伏的山峦上覆着深深浅浅的绿，渊下流着潺潺清泉，水流过处，淙淙作响。而山风徐来，天地寂寂，人走在其中，不觉浑然忘我，被大自然的美深深震撼，淳淳感化，不知不觉地融于其中，仿佛走在梦境里。

我对那朋友说：“瑞士人是属于少数的，有条件有幸运做做翡翠色的梦的。”

她道：“这是瑞士百余年来没有战争的结果，我们的河山不曾被破坏，我们的人民爱好和平。不过现在不行了。经济战打得凶啊！湖水在闹污染，一些森林被酸雨侵袭，自然生态已在破坏中。战争吗？核子武器打到欧洲任何一个地方，瑞士都不能幸免。我们也没资格做翡翠色的梦了。”

她的话如暮鼓晨钟，大大地震动了我，事情果然是如此地令人绝望吗？我不甘于接受她的悲观，但当我用冷静细微的思维去触碰这忙碌的世界时，竟也说不出何处还有一片净土。人们的笑脸下隐藏着焦虑，野心家正在为征服制造武器，科学象午夜的烟火般在空中放着异彩，留下的是炸药的气味和引人深思的黑暗。自然景观物正被无情地破坏。和平的表面下有战争的菌虫在蠕动……

乐观的人说：这一切都不值得去担忧，当旧的毁灭后，新的才能诞生，生生不息，延续续续，兴衰枯荣，正是天演。

悲观的人，感到毁灭的危机正在逼近，已在免安全的处所存身。令他们苦恼的是：不知何处有真正的安全？

我不完全乐观也不特别悲观，唯不免也象很多当今的知识分子一样，精神上感到深沉的

压力，对未来——特别是属于中国人的，担着一份心思，怀着一些期望。

我渴望着重新寻回一个翡翠色的梦，那梦说神奇也神奇，说简单也简单：世界上突然听不到仇恨的字眼了，也看不到炮火的流光了，人们厌弃杀戮了，有权柄的年长者只想灌输子孙们以理性与智慧，而不想愚他们了。也没人因贪婪与自私去破坏自然的美好了，工厂和汽车的废气也不污染环境了。因财色犯罪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一些顽固的脑袋渐渐地变得松活、懂得从错误中吸取经验，并且敢于正视现实，虚心学习了。人与人之间讲究信与诚，不再耍油滑玩手段了……大地也在人性的美善中美丽起来了，花正开草正浓，绿树遍野，没人知道什么叫酸雨，什么叫炸弹，宽容与和平是空气，充塞在任何最微小的角落里，你想不呼吸它也不行了，无论仰视天空俯视海水，还是漫步街头，视线里总有悦目的翠绿与碧蓝。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翡翠色的梦，在那里面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惧怕，也不会忽然有人从背后捅来一个冷冰冰的扁钻，跟你要钱……

我在追求一个如我所想的翡翠色的梦，我的一些文章说明了我追求得多么炽烈。谢谢很多朋友帮助我把“翡翠色的梦”展现在读者的眼前。

1984年7月12日于瑞士

湖水里的雪山

“瑞士的风景太美了!”

“瑞士真干净，到处一尘不染的。”

“瑞士的社会多平稳啊! 乱世中的太平天国啊!”

“什么币值都贬，就你们瑞民法郎硬，总那么值钱!”

“瑞士物价好高，一顿客饭吃了我二十多美金!”

“瑞士人工作时间一定很短，大白天的，咖啡馆里就坐满了人，连个空位子都找不到。”

“你住在世外桃源里，可真是福气呀!”

每当人们听说我是从瑞士来的，便会这样说。其中风景优美与社会安定两点，最多被提及。总之，我常常被认为是住在风光如画、不谙战争、杀戮、饥馑、抢夺、欺诈为何物的、葛天氏或无怀氏国度里的人。言者颇有赞赏之意，而我呢，倾慕的却往往是别人的地方：英伦的古色古香，巴黎的旖旎浪漫，慕尼黑的浑厚典雅，维也纳的音乐气氛，马德里的灿烂阳光和

纽约那脏乱得十分严重的唐人街，这些都使我神往不已，幻想着如果能把她们的这些优点，一样一样地搬到瑞士来，该是多么的好！那瑞士岂不真成了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了！

人住在一个地方久了，就仿佛一个男人跟妻子结婚久了，对她有老夫老妻的感情，离开会不习惯，会想起她的许多好处，但跟她在一起时，又免不了偶尔要挑她的错，这样那样的缺点，特别是对她的花容月貌，由于天天看年年看，已引不起刺激。别的男人见了她说不定要“惊艳”，而那当丈夫的竟视觉麻木一般地看不出什么了。

我对瑞士，就象这样一个麻木的男人。人家不说她漂亮，差不多忘了她是个美人，听到别人赞美，再仔细端详一下她的眉眼，才会重新发现她的长相确是不凡。每次旅行归来，这种心情便会显现，越是离得久、走得远，这种感觉便更深更切。

当飞机越过阿尔卑斯山，飞临瑞士上空时，俯首下望，见那坡峦起伏、深深浅浅，象调配了一百种不同的绿的田垄、树林和山岗，伸延得长长的，如一只淡灰色的大网般散开来的公路，路上跑着的儿童玩具大小的汽车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在树木掩映下，状若童话里描绘的红瓦尖顶住家小屋，尤其是那蓝得如一片晴空似的湖水，和阿尔卑斯山巨大的身躯上，穿着

的翻云滚浪式的大裙子，一个裙角勾起一串高高矮矮的山峰，漫着白雪的山尖，锐利得象一柄柄插向云霄的钢锥，壮阔亮丽间酝酿着无边的虚玄诡秘，便会象被磁石吸引着，无法把眼光移开。凝目久视，这烟尘四起的世界竟在思维中渺渺远去，代之而来的是仙境般的净美。仿佛这块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上，从没沾染过任何的罪恶与不洁，亘古以来就是那么静静地进行着的。

每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时，我便有种难以形容的愉悦感，觉得住在如此安详美丽的一个好地方，应该自知幸福。

瑞士给人的感觉，大致跟我在高空上看到的差不多，当然还得加上钟表王国、出产最佳品质的巧克力糖和极度保密、专事吸收世界各国各色人等的、惊人数字存款的银行等等特点。

瑞士果然是这样一片单纯谐美的净土吗？

二十年前，一次我去友人家做客，远远地看见他们公寓大楼旁停了两辆救火车，云梯撑得直达房顶，附近围了些看热闹的人。直觉地以为一定是发生了火警，着实吃了一惊。及至走近了一问，才知是一只麻雀掉进了屋顶的烟囱，被一家住户发现，认为鸟儿也是生命，兹事体大，连忙打电话叫警察，警察也以鸟命不可忽视，立刻招集救火队，于是救火车以救火的速度开来了，两三个大汉爬进烟囱，救出了那只

吱吱乱叫的小麻雀。

听完这段趣事，我的感触良深：人家国家太平，社会安定无事，所以才有闲有钱来救鸟的命。

大约是十几年前，一个朋友从美国来度假，把一只名牌金表在路上遗失，气得她大叫倒楣。我说打个电话到警察局的失物招领处问问吧！她听了忍不住冷笑，说谁捡到那么贵重的东西还会交出去？结果，那只手表终于物归原主。惊得她连连称奇，喻为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。

我家老小四口停止到国外休假是近六、七年的事，以前是一放假就走，一出去就是两三个星期。台湾的家人和美国的朋友都问：“你们出去，谁给看房子？不闹贼吗？”我说：“贼偷我们干什么？不需要人看房子。把钥匙交给隔壁邻居了，为的是给花草浇浇水。”他们听了大惑不解。

瑞士曾经是这样的一片净土。百余年来没有战争，社会富裕安定、人民收入高，讲礼貌、守秩序、道德感重。任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们也懒得去理睬，仍然努力工作，拼命赚钱，养花养草、爱猫爱狗，把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，街道洗濯得一尘不染，湖水保持得清澈见底，年轻人单单纯纯地谈恋爱，老年人快快乐乐地坐在咖啡馆里聊天。

瑞士的政治是高度民主化的，大的从是否

加入联合国，是否增加或销减某种税收？小的到要不要修一条新马路？该不该建一幢公用房子？都得靠人民投票决定。人民不赞成的事，政府想做也是徒然。他们的联邦政府，只替人民管事而不管人，譬如说言论一项，便放任百分之百的自由，世界各国的报章杂志都可进口，什么样千奇百怪的论调都可以在报摊上赫然出现。因此瑞士虽然不大，消息却灵通得很，加上联合国组织设在日内瓦，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不断地开，各国的人不断地来来去去，便使得瑞士这不大的国家象敞开着的扉，不单容纳了一切，还有畅通无阻的管道联系着各国各地。

红壳上印着白十字的瑞士护照，虽称不上“灵符”，亦不远矣——到绝大多数的国家入境都无需签证。瑞士人喜爱度假旅行，拿着那小本子到处游逛。所以说，他们能在这举世滔滔问题多多的现时代过太平无忧的日子，不是因为闭塞或孤陋寡闻，而是因为那些事离开自己太远，无兴趣也无必要去管。与己无关嘛！

被认为是欧洲小国的瑞士，面积比我国的台湾省略大，比荷兰和比利时都大出一小圈，因此是小国中的大国。

一般都以为瑞士分德、法、意三个语区。其实是四个：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罗曼语(Rätoromanish)。罗曼文化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化之一，已有两千年历史，说这种语言的民族，是阿尔

卑斯山区最原始的居民。由于受文明的同化，目前除了瑞士和奥地利深山区里的少数人外，在意大利的一个山谷里还有一小群人，总共数目不过两千余。但他们骄傲于自己的文化、文字、传统及其独特的生活习惯，而且顽固的保持着。瑞士政府也唯恐这种古老的文化由日渐式微而趋于泯灭，乃积极抢救，不惜用各种方法促成其延续，电视台每天有两个小时的罗曼语特别节目，大学里设有研究学系。有次在一友人家遇到一位原属罗曼语系族的诗人，他的诗经常是用德文和罗曼文对照着写出，那天他特别用罗曼语朗诵了一段他的诗作给在座的客人听，予人的感觉是很富音乐性。我问他：“懂罗曼语的人这样少，用这种文字写，有读者吗？”他说：“正因为懂的人越来越少，才不能不写，不然就要绝传了。”

由此可见，瑞士人是极爱他们的传统的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社会属于保守的一型，可以说是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。老式的瑞士男人，回家二郎腿一翘，万事不管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，女人纯粹是家庭里的动物，最重要的职责是把丈夫孩子伺候得舒舒服服、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会理家或懒惰的女人，纵有王嫱之貌也没人敢要。据非正式的统计：瑞士有三分之一的妻子不知道丈夫薪金的数目，只靠丈夫按月发给家用。

女权长期的被压制，引起妇女们要争取平等的自觉，而开明的瑞士男子们意识到，这种情形不但对不起女同胞，也显得不够时髦似的。于是三番五次地又提议又表决地折腾了一阵，瑞士的女人终于获得了投票权，并选出了一群女性的国会议员。这还不算，今年居然破天荒选出了瑞士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长。

格普(Kopp)太太以压倒性票数当选内政部长的消息发布之后，不仅瑞士人吃了一惊，全世界的报章杂志都以极重要、极醒目的标题，或发新闻或登专访特写，皆以为瑞士从此女权大振，可以和男权并驾齐驱了。

因为新闻太大，记者先生们便在街头访问了一些过往行人，问他们对女部长当选的感想？女同胞几乎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，个个露出扬眉吐气的笑容。男士是一半一半，有位老先生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，“看吧，就要糟了，瑞士就要完蛋了！”他颇是沉痛地说。大有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”的弦外之音。

尽管连女部长都选出来了，瑞士的女权却仍没有得到全部的解放。其因乃瑞士是联邦制，国家有国家的法律，每省有每省的法律，女人虽在对全国的事务上有投票权，可不代表在省里也有。譬如在最富田园气息的阿卑撒拉省的女士们，就没有权力对她们故乡的事务表示意见。